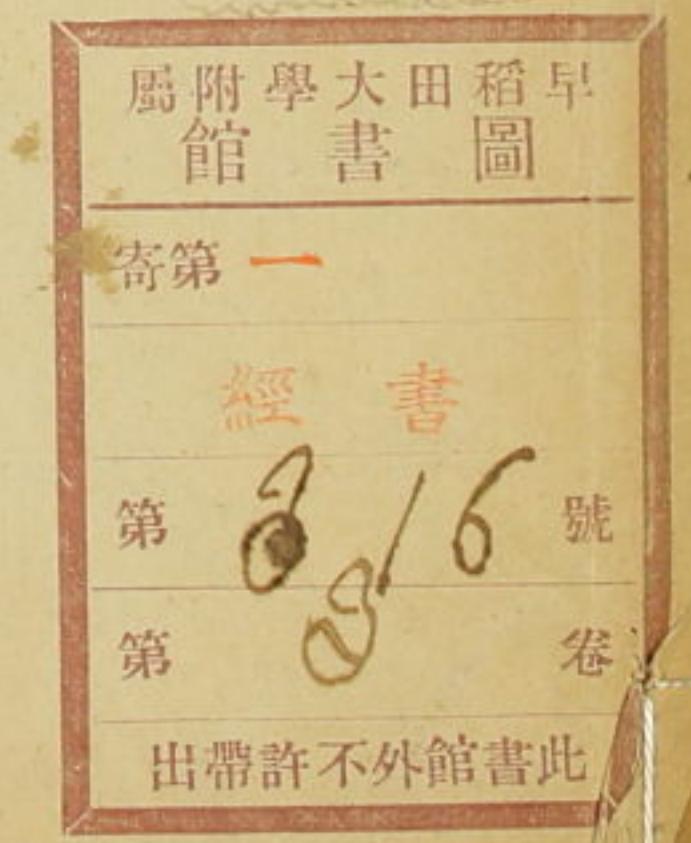




莊子集註

三



3  
2  
1  
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210  
220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290  
300  
310  
320  
330  
340  
350  
360  
370  
380  
390  
400  
410  
420  
430  
440  
450  
460  
470  
480  
490  
500  
510  
520  
530  
540  
550  
560  
570  
580  
590  
600  
610  
620  
630  
640  
650  
660  
670  
680  
690  
700  
710  
720  
730  
740  
750  
760  
770  
780  
790  
800  
810  
820  
830  
840  
850  
860  
870  
880  
890  
900  
910  
920  
930  
940  
950  
960  
970  
980  
990  
1000

門口四  
1.602  
卷3

大宗師

應心帝王

莊子南華真經卷三

日本 東都 巖井文 集註

數原元浚

岡田信言 同

門人 遠陽 原田嘉

佐貫 山崎祐秀 校

田中 山中熙

內篇



大宗師

大宗師謂道也、謂命也。焦曰、宗師學者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犬猶云衆父父也。此篇始曰知天知人而非孤不偕等不適其適者取豨韋氏等得道者最後曰子桑病命

也夫可以見道之極矣。

知天之所爲。天細領。  
句。篇之二。有。意。  
知人之所爲者、人道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言從天而全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養字有味。言以此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亦全生也。與上天而結盛也。以上一節大引智慧宗師之趣意。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所待者特未定也。物有大小。庸詎知吾所外物。其所待者特未定也。事有緩急。庸詎知吾所

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言既曰知天知人而或有私故  
其果天果人、結起下。服。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節謂常人無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言不逆責寡德之人。不雄成。言不下成而自負。不暮士。然而行不以私謨也。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知人。故然。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故然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假人。登假于道。卽知天也。知人也。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無求飽之意。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不曰氣海。日反止。謂其至深。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

噬言若哇。噬伊昔反哽也。哇猶吐其舌者。欲深者其天機淺。通人天機深。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言外死生也。嗜此節謂真承上人天機深。其出不訴。死同欣其入不距。通拒翛然而往。警式竹反翛然而來而已矣。以生六句皆死就知天而言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私死以下四句皆死就從天而言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私仁若然者其心忘。忘字原本作志。堯舜之於民是也。此節謂眞人外死生故其心忘其所謂仁。其容寂寂。與容寂義協其論似當今亦從之其穎穎。穎苦委反中央廣兩頭銳貌淒然似秋威煖然似春愛怒通四時與物有宜。物萬而莫知其極似春或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湯武之於桀紂是也。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堯舜之於民是也。此節謂眞人外死生故其心忘其所謂仁。容寂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通物有親皆有私不如心忘也。天時非賢也。不如心忘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私者亡身不眞非或私或欲偏於利害者。行名失己非士也。愈有私者亡身不眞非役人也。愈溺證人若狐不偕。疏曰堯時人不受堯讓投河死務光。或曰夏時人湯讓天下不受自負石沈於盧水或曰黃帝時人耳長七寸伯夷叔齊箕子胥餘。音義曰胥餘箕子名見孔子紀他申徒狄。疏曰姓紀名他湯天下於務光恐及乎己遂將弟子陷眼於竊水而死申徒狄聞之因以蹈河是役人之役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節引不心忘役者卽不知天不知人者是也。而倒入混說。从人之役者可疑。古之真人其狀義箕子獨似不爲人役者。若不足謙讓而不承上強奉狀恭。而不朋無朋黨。眼從人而不承上也。從天與乎其觚與猶与尚之尚威儀中而不堅也。從張乎其虛無私也。從人而不華也。從天而邪邪乎其似喜乎林曰邪喜貌。一句從人而問。崔乎其不得已乎。崔動貌天而瀦乎進我色也。瀦水聚也。進色天問。厲乎其似世乎。厲通勵言勉勵似警乎其也。乎句從人而問。崔乎其似世乎。治世從人而問。警乎其未可制也。警大貌。連乎其似好閉也。陸曰連檢括以天答。連乎其似好閉也。之義也。恐乎

謨言檢括似閉悅乎忘其言也。悅音免廢忘以下狀只從人而問。貌以天答。以刑

人爲體

上四句註

天以禮爲體者綽乎其殺也。

如舜四罪是也。

以禮爲

爲循

天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

如舜四罪是也。

以德爲

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仲尼云不知禮無以立是也。

以知爲時者

不得已於事也。

如禹行水是也。

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

者至於丘也。

如舜與人同是也。陳氏曰結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

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

言從天從人耳。證

而反爲勤行也。故其好之也一指其

比賢

其弗好之也一此亦指上從

天之諸句卽道也。

其弗好之也一久諸句亦道

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所謂其

生子集注

不一與人爲徒。所謂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此節混說真人從天從人。人不可勝天。天不可勝人。死生。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言死生天命。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言衆人得死生推情。皆萬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彼字卽衆人以天爲父。謂在天地之間。而身猶愛之。天而况其阜乎。阜同。人勝天譬。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眞乎。眞亦与人勝天譬。與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音訶。以氣溫之也。相濡以沫。濡同人天不勝譬。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

塊載我以形。大塊謂天地。勞我以生。佚我以老。佚同。逸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下云藏大是也。謂之固矣。然而夜半喻人不知時。不有力者。喻人造。負之而走。喻變結。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遯地。是恒物之大情也。聖人所樂所遊。犯人之形。僅百。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言形死而神不死。釋氏所謂其常。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皆謂從天安命。而不得所遯。遯地。是恒物之大情也。

依君子

少善老、善始生、善終死、人猶效之。

林西仲曰、天老始終

加一善字、便與遊字有閒、架一層結。  
尚未到兩忘而化於道者、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  
化之所待乎？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也、此節謂  
死、生命、故聖人遊於所不得遯之義、  
而日卓曰、眞不曰、道。夫道有情、以本言、有信、形以

迹、無爲、有情、無形、信、可傳、情、而不可受、爲、可得、信、而  
不可見、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  
神帝、生天生地、本根以下至此、有情無形之義、在大極之先、而不  
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大極之先、以下至此、有情無形之義、自道有情至此、說一

道宗、此篇之大綱、領林曰、前段不說道字、到此  
方提一提、起眼。一道字、說大宗師也、焦曰、衆父父謂此、稀  
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之字指上道字、林曰、稀韋氏  
坤也、伏戲得之、以襲氣母、襲、猶言取有也、林維斗得  
之、終吉不忒、星綱維故、曰之維斗、日月得之、終  
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岷崐、林曰、堪坏山神、馮夷得之、以  
遊大川、司馬豹曰、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  
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河伯也、肩吾  
得之、以處大山、司馬豹曰、肩吾神名也、得道處東岳、黃  
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北方之宮、禹強  
得之、立乎北極、禹音虞、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  
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

禹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神仙宮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高宗奄有天下乘東維司馬豹曰箕斗之間騎宿之數維持東方故曰乘東維漢津之東維也天漢津之東維也箕尾而比於列星疏曰傳說星精也而傳說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則是二十八宿等星比並行列故比列星此節舉中華夷氏等得道而自適其適者此段論承道字眞人得道者皆反之者南伯子葵問乎女偽曰禹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眞人聞道故貌如處女也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予非其人也夫卜梁倚卜梁複姓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眼音

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言縱不以聖人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眼而告之戒也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參通三言遺天下也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遺萬物也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遺己身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與造化同而後能見獨知己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與人同類朝徹而後能見獨也也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遺死生也外今也無古今而後能見獨也也而後能無古今與人同類朝徹而後能見獨也也而後能無古今生層層入道極故下一矣字自外生承上道也至此皆一義唯又有轉耳故闕矣字殺生者不死

生。生者不生。殺生者生生者造化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送猶將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擣。此節謂擣觸縈也言擣寧也者擣而後成者也得道之難。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重副墨文書也。洛通絡。聯曰。孫言非其本。也。本者道也。也。本者道也。擣觸縈也。言擣讀也。謂言辭。曰。子之轟許。轟通囂囂多言。轟許聞之。需役。行。人所需役聞之於謳。輕謳衆歌也。所謂衆所然。衆所可。於謳聞之。玄冥。玄冥天也。林參。玄冥聞之。參寥。參寥義未詳。林參。日。有氣之始。參寥。日。無名之始。

寥聞之。疑始。疑參寥之始也。林曰無始之始。此節謂世無聖人當得道於文書之義。此殷前殷得承不殆不生句。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道之證。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眼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謂入不死不生者。不曰腹而曰脊者。遺生遺死之意耳。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心相符而已。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子輿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偉大奇也。拘拘謂痴苦。子輿言止此。以下病之狀。曲僂發背。上有五管。五臟。頤隱於齊。齊通臍。肩高於頂。句贊指天。句如贊椎骨句如贊瘡也。陰陽之氣。有沴。沴徒典反。

陰陽氣。其心閒而無事。蹠蹠而鑑于井曰。蹠蹠音纏仙集亂曰滌。子曰、不能。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爲此拘拘也。子行貌。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言漸借。浸假猶以下斷按生予因以求時夜。雞同爲炙得鵠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哉。言別不用駕以以下斷按生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縣通懸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言爲物掉尾且夫物不勝天。

久矣。物謂萬物。言不啻人。吾又何惡焉。此節謂爲疾病承病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句避。句叱。叱妻子也。避使之避也。無怛化。怛驚懼也。言使勿驚懼化去。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偉大奇也。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言使鼠食汝爲蟲臂乎。言使蟲食汝肉也。人所不知。汝尸也。皆推本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翅通竇。彼逆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憚矣。憚勇也。彼何罪焉。二彼字皆指造化。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佚同逸息我。

以死故。善<sub>眼</sub>。結。<sub>譬</sub>。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  
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鎔鍤<sub>名劍</sub>。大冶必以爲不祥  
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  
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  
冶。惡乎往而不可哉。<sub>皆唯從命之義</sub>。成然寐。蘧然  
覺。<sub>引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而證前段</sub>。入於不死不  
生者。故曰。善<sub>眼</sub>。吾生。卽從人<sub>承善吾死</sub>。是也。善<sub>眼</sub>。吾死。卽從天<sub>是也</sub>。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sub>陸曰。無相爲</sub>心也。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sub>撓呼驕反</sub>

撓挑猶宛轉也。陸言行無轍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sub>陸曰。言不行死也。</sub>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  
莫然安定貌。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  
事焉。<sub>給葬</sub>或編曲。<sub>曲通曲養蠶器</sub>織葦薄爲之。或鼓琴相和而  
歌曰。嗟來。<sub>林曰。歌者發聲之詞</sub>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  
其真。而我猶爲人猗。<sub>反真謂死猗歎</sub>子貢趨而進  
禮意。<sub>李曰。不曰禮而曰禮意者。禮之實意在反始哭泣躡蹠非禮也。</sub>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

而歌顏色不變、無哀無以命之。命通名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眼目方之外者也。所謂出世也、知方之內者也。所謂入世也、知天之所爲者。而丘遊安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言唯人之所爲者、外內不相及、而丘使而遊乎天地之一氣。道之本也、即太極彼以生爲附贅縣疣。附贅餘肉也、縣通懸、懸疣瘻瘍也。以死爲決疣潰瘍。疣音換、亦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不知死生義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異物如所謂地水火風是也、託同體郭曰、所假雖異、共成一體也。忘其肝膽、外遺其耳目、外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端倪謂芒極際

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芒通茫逍遙乎無爲之業。  
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憒憒然亂貌、觀猶示此節引遊方之外、唯知從天而忘死者亦似而未盡者。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是天之小人、故曰雖然吾與汝共之、之字指上節云方之外戮民、復欲遊方之外、既知人之所爲、又欲知天之所爲也。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實外之道言孔子旣遊方之證。穿池而養給、魚相造乎水者、能全生也、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相忘而後入于不死不生、入于

貢曰、敢問畸人。凡數之餘曰畸。畸人、子桑戶等三人遊方之外者。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此節謂己知人復當知天之義。此段論如子桑戶等唯知天、故畸於人害於事承天人君子亦當兼知人之義。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居喪善也。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所謂眼目。有真知是唯簡之而不得。言衆人欲唯簡。眼目。也。夫已有所簡矣。上云三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言無者是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心于

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言無心于時先後。若化爲物、以待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言無心于時先後。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言已化而生、復待其化而死耳。所謂安天從命者是也。用私無益。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己化哉。郭子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二句自謂。吾特與汝、其夢未始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吾孔子自謂、汝謂顏回。言吾与彼凡言。汝皆拘禮、簡之未得、故曰夢。且彼有駭形、人哭則哭、而無損心。所以知天。有旦宅、而無情死。旦宅、未詳、旦恐且誤。謂蓋苟且之宅、卽駭形也。孟孫氏特覺之、能簡人哭。亦哭。亦能從人卽結言。乃所以今所言。且也相與吾之耳矣。言孔子与顏回相如此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言無者是也。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己曰吾之而亦有私而言其實當否未可知也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喻其狀矣心動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似夢与不似夢未可知言心動者之言、其可以下喻簡之知造適不及笑、言適意未獻笑不及排排推斥也、未及下排斥造適不及笑、及笑樂笑之感悅、簡安排而去化、陳氏曰、綴上排字、人生富貴貧賤各有定分、如造物布置然、但當安之已、結死去則化、無復更有、乃入於寥天一、陳氏曰、寥者曠遠之意、一論孟孫才有真知、有所簡矣、卽知天也、人哭亦哭、卽知承進知久也、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助也、取也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

由曰、而奚來爲軼、輼、語譬夫堯旣已黜、奇字汝以仁義而勦、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遙蕩猶放蕩恣睢、猶縱橫轉徙、猶動移言不可得遊大道也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域也、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黼絳帛以白与黑畫斧黻意而子曰、夫無莊之閒耳、無莊古美人據梁古力士、搘通鑊鑪鍤鑊鐵器、鑪烹物之具、鑊成物之具、失美失力亡知、皆喻得道而失實已鑪鍤喻學問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

而補我創、使我乘成道以隨先生邪、言舍己私則可得學道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始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  
四句道吾師乎、四句道鑿萬物而不爲義、鑿通齋、擣碎也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林西仲曰、四句造物、乃遙蕩恣結此段謂道雖大、舍己而學、則可至平地、覆簣、跋鑿、千里之意耳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眼言以心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言以事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也、曰、回坐忘矣、眼目無所不忘仲尼蹙然曰、貌不安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體也、去知明也、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言同於大通好也、化則無常也、言離形去知、与物化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此段前段學則至道之證、故引孔門之意、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而有餓耳、霖雨十日、而有病、謂窮之甚也、裏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表病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亦表病子輿入曰、子之歌

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此段論一命字而結一篇夫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之所最難知故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爲道之極致矣是故名此篇而曰大宗師

應帝王

此篇論下應帝王之德者大氏盡其所受乎天之義故始曰四問而四不知而終

謂渾沌之不可穿竅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不知盡天之至是謂應帝王之德也齧缺因躍而大喜已悟不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

曰而乃今知之乎林曰蒲衣或有虞氏有不及泰氏云卽被衣證不知也林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是有知也林西仲曰用心爲治在亦得人矣言非藏字要字謂私未出則入也言泰氏其臥徐徐安非人情而在于行私之內也貌其覺于子自得任人稱是不知其知情信私其德甚真僞而未始入於非人也卽人情也謂無私未入則出也言人情而不在于行私之內也此段論有虞猶有知泰氏不知則應帝王之德故曰知信德真以下三段皆上改不知證帝卽盡所受乎天也卽虛也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人姓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

已出經式義度。李曰：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曰：欺德。其於治天下也，譬猶涉海鑿河而使蚕負山也。徒取趣息耳。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眼目。經式義度外也。正己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疏曰：神丘，社壇。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二蟲鳥鼠言人而不如也。此段論治外者不可治天下，正己而後能之義，亦其別在于知与不知之二字。承治天下天根遊於殷陽。崔氏曰：至黎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退汝鄙人也。

何問之不豫也。豫猶悅。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從天間也。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呂氏曰：莽眇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墮壞之野。呂氏曰：墮壞猶不遇世，則避于無害之地之礪。帛音詣，義未詳。司馬豹曰：法也，或曰：猶爲也。林曰：何帛猶何故也。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私焉，而天下治矣。此段論欲爲天下不如自然，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嚮通響。李曰：彈梁剛健貌，物徹疏明，微通明也。疏猶通。學道不勸，如是者可反自然而問。

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胥易刑。徒也，猶言相易、技係。縲縶于工技也。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猿狙之便，執麋之狗，來藉。譬。猿爲人弄者，林繩也。崔氏曰：繁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曰：貌不安，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眼目。此段論才技治天下之義，故曰立不測。鄭有神巫曰季咸，知才測，遊無所，卽不知也。虛也。承不測。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

人見之皆棄而走。謂恐尊之甚。列子見之而心醉。愛悅之至。歸以告壺子曰：壺子列子師。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季咸相入之道。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言已與汝言之道，唯旣其文而未及其實。而固得道與。言以爲得道。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道唯有文而無雄，不可生卵也。而以道與世尤，必信夫。通抗，言以唯衆雌之道，與世相抗以必信。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季咸之指。出而謂列子曰：嘻，歎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辭。

見濕灰焉。吉色如濕灰。杜陽開陰也。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唯示陰，如濕灰是也。崩乎。崩字不屬地文至陰，恐崩也。是萌乎。萌字不屬地文至陰，故季咸相爲不活。是殆見吾杜德機也。言杜陽德之機而示地文也。嘗又與來。此節謂壺子陰、故季咸相爲不活。是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謂杜死氣之權也。季咸以爲壺子聽己言而改其意，故云。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示天地當文。名實不入。無可議者。而機發於踵。此靜之至，所謂真人之急以踵，是也。喜怒是殆見吾衡氣機。

哀樂之未發，卽中也。是殆見吾善者機也。陰陽未動，故曰善者機。嘗又與來。此節示天地當文。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冲昌中反，猶虛也。言天文至陽，故莫勝之者。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衡通橫，謂陽氣縱橫也。此節唯譽大魚盤桓，充盈潘淵，雖有淵之名，而無淵之實，以喻于地文不震不正見濕灰之色。止水之審爲淵。止水靜也，以喻于流水之審爲淵。水流動也，以喻于天文至陽，衡氣機。淵有名，九名。

此處三焉。林曰：列子九淵之名，皆全、洪野處，謂列子勝於莊子，恐未爲的論。若此九淵，皆說盡，則不得爲奇文矣。可盡不盡，正以莊子之奇處，精論文者，方知之。嘗又與來，此以九淵喻上平節。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其形滅也。人也。吾弗及已。壺子曰：鄉<sub>目</sub>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言不立彼我之見故彼與我爲一也。吾與之虛<sub>己</sub>而委蛇<sub>順</sub>貌。不知其誰何。無所指因以爲窮靡<sub>窮</sub>、靡<sub>靡</sub>、字書<sub>窮靡</sub>。因以爲波流<sub>從彼而已</sub>。故逃也。此節謂虛己而困伏貌。從彼故逃之義。  
一節皆虛字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言列子悟未學道之實之義而歸也。

三年不出，內省也。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忘彼我也。夫尊婦卑，反曰：爨豕非可愛。於事無與親。郭曰：唯遇耳。雕琢復朴，煮反曰：食尤奇。於事無與親。郭曰：唯遇耳。雕琢復朴，郭曰：去華取實。塊然獨以其形立。謂爲物紛而封哉。言在中而有結。以此終<sub>此節謂列子以虛終</sub>之義，卽於道爲實。承上發論證至又無爲名尸。對名<sub>對謀</sub>，無爲謀府。對<sub>謀</sub>，無爲事任。對<sub>事</sub>，無爲知主。對<sub>言</sub>，無爲體。盡無窮。<sub>從天</sub>而遊無朕。<sub>聯</sub>目瞳子也。無盡其所受乎天命。而無見得德。亦虛而已。<sub>眼目</sub>對<sub>上節</sub>蓋<sub>眼目</sub>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sub>將猶</sub>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sub>言能勝物而物不傷我也</sub>。此節論至人用心虛而盡所受乎天之義。此段論如壺子能虛。

者、神巫不能相之義、南海之帝爲儻、北海之帝爲是謂應二帝王之德、反上段虛忽、中央之帝爲渾沌、渾沌清濁未分、喻自然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不九竅而曰七竅、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高尚可觀矣、此段論背自然者、不應帝王之德之日而渾沌死、此段論背自然者、不應帝王之德之義、內篇編次、玄英林希逸褚伯秀諸家各有論、予未詳其當否、蓋造遙于道者、能齊萬物、能齊萬物者、能養生、能養生者、能處人間世、能處人間世者、德充內府、德充內府者、知大宗師知大宗師者、應帝王之德矣、編次之義、在于此古

南華經卷三 終

